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
第三十七回 憐獨活愁分掌上珠 療相思喜得心頭草

長卿聽得裡面一片哭聲，在三堂上進退兩難，虧得一個門子領至西邊書房中坐下，暗忖：必是死了甚人？懊悔不先到未家。悶悶的直等到日落西山，任公才得出來，行禮後，深致不安，道：「老夫無子，止生兩女，大小女湘靈，尤屬愚夫婦鍾愛，不幸染患沉痾，方才竟是死去。老夫方寸已亂，以致得罪，賢姪切勿介懷。」長卿道：「原來世妹有恙，請問老年伯，世妹所患何症？大約總有可治之法。」任公因把門子打發出去，含淚低聲而言曰：「賢姪係通家世好，不妨直告。小女性耽筆墨，於五月初，口患悶痘，雲是死症。幸獲江南書生白又李治好。」因述知撕衣之事。長卿道：「此事小弟略知一二。」任公道：「這白生，人品才學超越等倫，小女既感其恩，又重才品，將他所作的一首長歌朝夕吟哦，忽忽如有所失。拙荆疑有邪念，令二小女探之，他卻怫然不悅，道：『憐才感德，未免有情。贈芍彩蘭，實為無恥。所恨者，女子守身如玉，今忽為人捉持，撕衣露體，將來何以事人？若引以為嫌，至於捐軀明志，則事在倉卒。道出權宜，在彼實有援救之心，並無邪污之念；若付之適然，則於心究多慚口，惟有終身誓不適人，以奉父母之餘年，守白茅之微節而已！』愚夫婦探知此意，勸他不轉，終日憂慮，再四商量，惟有與白生締婚一著。小女以白生已有妻室，懼辱門楣，甘心不字。老夫把古來二女並降，一娶九女之事，委曲開導，小女還怕白生方正，性情固執，藉口宦族女兒無屈在妾媵之禮，不肯俯允。老夫尋思無策，因令小女作詩鳴謝，寓意攀援。這一日，老夫特備酒筵，以謝醫為名，乘他暢飲縱談之際，拙荆命丫鬟將小女詩詞送出請教。白生極口稱贊，老夫趁便正待說出附婚的意思，恰好外面送進京報幾本，及京中寄來的信。老夫拆信看時，白生亦取過京報翻閱。話隨機變，大家論起朝中近事，白生問老夫，信中可知都下有甚新聞？這時候不知何故，都中誤傳消息，說太常洪某因病開缺，老夫隨口告知白生，他竟臉色大變，瞪著眼睛說：『那洪太常可是洪文字長卿的嗎？』老夫道：『正是。長卿因繫年姪，所以順便寫在信上的。』他聽見確是賢姪，越發呆著。老夫不知所以，再欲有言，他就直立起來，話也不等說完，飛跑而去。老夫連著飛騎追趕，直至半夜趕他不上，隨後打發人入都，遍訪無蹤。老姪回書又云與白生並未識面。小女終日悶悶。慊慊成病，直到七月中，方知白生即係文生素臣，立即差人進京，奉托賢姪執柯。不料行至半路，患病擔擱店中，寄信回來，轉要人去調治。他又得了素臣擬斬及遷滴遼東之信，小女病中著此一驚，症愈加重，百般醫治，如石投水，昨日昏暈幾次，老姪進來時節竟喊不醒來。拙荆與小女性命相連，小女若死，拙荆亦不能生，叫老夫如何是好。」說罷淚如雨下。

長卿慨然道：「老伯不必憂慮，世妹之病大約可以勿藥而愈。」任公駭然道：「這又奇了，小女之病已入膏肓，未家二小姐精於醫理，前日來署診視，已不肯開方，賢姪怎說得如此容易？」長卿道：「世妹乃守禮淑媛，其病非別有邪思，不過因感恩積慕，終身大事耿耿於心。老年伯雖有締婚之命，尚未達知文兄，則事之成否，正如水中撈月，難免憂疑，此致病之原也。後來知文兄遷滴遼東，又是加病之原。風露雨雪，險阻間關，身受者不覺，懸揣者不堪，未免刻刻驚心，時時吊膽，且憂修何人，賜環何日？宛轉情腸，幾於粉碎，能不積憂成病，積病成劇，遂至劇而欲死乎？文兄與小姪至交，小姪願執斧柯，包管此姻立就，以此告知世妹，病根即可鏟去一半。至素臣為人，雖似文弱書生，而力能扛鼎，氣可食牛，縱獲譴長征，不無勞苦，思親南望，難免窮愁，但在他歷以境遇攪心，不能自遣，致有疾病之災，而素臣則先天結實，氣足耐勞，理數洞明，達觀自樂，萬不至有他慮。老伯試思，這不是續命的鸞膠，返魂的安息麼？」任公大喜道：「誠如所言，小女可望再生。但素臣與老姪如何便成至交？老姪之言，素臣果否聽從，必無違拗？他改名白又李，老姪因何不知？乞道其詳。」長卿道：「素臣與姪締交在先，改名在後，直至素臣復進京來，始知改名之故。老伯札諭之時，姪尚未知，若非係素臣至交，豈肯徒步入京探姪之病，如老伯所云迫切若此耶？姪以至情至理之言動之，斷無不從之理，老伯切勿過慮。」任公撫掌道：「老夫糊塗極矣！請先用飯，失陪得罪。」如飛的跑進去了。

任公與長卿講話時，席已擺上。長卿已餓，便真不候任公，自在書房獨酌。任公跑進大小姐房中，只見夫人滿面淚痕，呆坐床沿，二小姐立在床頭，淚如雨掛，幾個丫鬟僕婦淚汪汪，靜悄悄的四面圍著。任公上前低聲問著病勢何如，夫人道：「總是昏昏沉沉的，只有這一線游氣了，怎麼好呢？」任公不覺垂下淚來，且把長卿之言細述一遍。夫人沉吟道：「這話早說便好，如今敢怕遲了。」因低低喚醒了湘靈小姐，把話宛轉述知。湘靈心中忽地一開，就如堆盆赤炭，被幾缸冷水一淋，障眼浮雲，被幾陣狂風一掃，登時神思忽清，眼目覺亮，清清楚楚的說一聲道：「這話可是真的嗎？」喜得任公心花開放，夫人更是鼻涕眼淚亂滾出來，忙答道：「做娘的可肯哄你？洪長卿現在外邊，你若不信，可請他進來。這話一句句都是他親口說的。」湘靈道：「真的就是了，外人怎好請進房來？」這大小姐病重有半個多月，沒曾清清頭頭說一句話，明明白白看一個人，今日忽然清爽，任公夫婦如何不喜到盡情，二小姐也破涕為笑，丫鬟們收了眼淚，詫為奇事。任公低低問道：「你這會心上覺道怎麼？身子可健旺些？」湘靈道：「孩兒心上覺寬泰些，身子也不見怎麼。母親可有粥湯？」夫人大喜道：「你要粥湯吃麼？有，有！天呵，你幾日湯水通沒進了。」丫鬟慌忙遞上粥湯，湘靈竟呷了半碗。任公喜得打跌出來，向長卿滿口稱謝道：「全虧老姪之力，大有轉機。錦囊，快斟酒來，我與洪老爺痛飲。」長卿道：「小姪遵命已經滿領，飯都用過了，老伯竟請自用罷。」任公那裡肯聽，苦苦的又勸了幾杯，長卿道：

「方才因世妹病重，有一句話未曾敢說，如今要稟明瞭。小姪此番告假出京，實為素臣托寄銀信而來，因便進叩，意實未誠。」任公接著說道：「素臣有信，只須差一妥人，何必給假？」長卿道：「因素臣得此嚴譴，恐文伯母驚憂，故必須親寄，把懷恩之言備細稟知。庶足慰其憂念。素臣臨行雖未囑姪親寄，而長跪痛哭，彼時即心知其意，決計給假，親作鱗鴻的了。只是前到吳江，文伯母合家俱已遠避。訪問隔晚，有此地未宦家驚吹小姐差人至彼，恐其即避於此，故特趕來，望老伯著人領姪至彼一訪為感。」任公道：「原來為此。素臣前日聞你病重，即日徒步入京，愚夫婦及小女輩俱歎為從古罕有。今觀賢姪，用情不減素臣，真可謂物必有偶，令人生感。但此時昏夜，不必前往，明日一早差人去訪問便了。但他家兩個小姐與我兩女相投，情同姊妹，這半個月來知我大女病重，更日逐打發人來問候，卻並不提起素臣家眷，多管不在這裡，賢姪所聞恐還未確。」長卿道：「小姪所聞，原屬揣想之辭，若不在此，只得重到吳江及留都、江陰等處細訪。」說罷淒然欲泣。任公道：「或者在此，亦未可知，老姪且免愁煩。」長卿道：「聞未家只有兩女，其幼者已沉西湖，生死未卜。方才老伯說是兩位姐，想已珠還合浦矣。」任公道：「未公幼女金羽，至今尚無下落，我所說的一位名鸞吹，係未公親女，一位名素娥，係未公繼女。鸞吹認素娥為親妹，許送素臣為妾，故合家俱稱為二小姐，多分明日又有人來問候，若知有此生機，只怕要喜壞他兩位哩！」長卿方才明白。任公因掛念湘靈，辭了進去。

長卿是夜翻來覆去，何曾得睡！次早起來，等候天明，在書房中踱來踱去，好不心焦。直等到日頭透土，任公方才出來，望著長卿就是兜頭大揖，道：「多謝賢姪，小女大有生機矣！昨夜三更天，竟吃了一碗薄粥，安睡至曉，容顏神氣比前大不相同。方才醫生說，脈氣頓長，只須調理一月，便可復原。愚夫婦感激不盡！」長卿大喜，即要出衙到未家去，任公道：「此時甚早，怕他家還未起身。」見長卿如熱石上螞蟻，因一面傳人，一面叫拿點心。長卿不等擺完，慌慌的吃了兩個包子，便自立起。門上回說：「人尚未齊，末小姐卻正差未能在外問候大小姐。」任公道：「來得正好，快喚進來。」未能傳進，跪述來意。任公謝了，把病有轉頭之事說知，因問道：「聞吳江文太夫人挈家到你府中，是幾時來的？」未能被這話兜頭一蓋，呆了一呆，復跪下去磕一個頭，起來說道：「老爺是那裡得來的話，文太夫人並沒到豐城來，先老爺在日也沒來過，先老爺又過世了，老爺莫聽人傳述，小的並不敢哄騙老爺。」任公道：「我便說文太夫人若在你家，我豈有不知之理。是這位洪老爺在吳江訪問的。」未能道：「文太夫人若果在豐城，小的敢瞞著老爺嗎？先老爺去世，小姐係女流，一切門生故舊都不來往，是老爺知道的，只求老爺細訪便了。」

長卿再三根問，未能愈加說得決絕，弄得長卿垂頭喪氣，目定口呆。任公打發未能出去，向長卿道：「這未能是極有忠心極老實的人，他說沒來，是再沒疑心的了，老姪難得到此，且歇息幾天，往四處遊覽一遊覽，差人送你進京，懇你寫一書往遼東去，討素臣一個允帖，這是極要緊事。至文老夫人下落，我替你用心察訪，你自進京銷假，且待來歲春和，再給假來尋，庶可免逾限處

分。」長卿道：「素臣家計，本屬窘迫，又當有事之秋，其窘必甚，文伯母倉卒遠避，親友無一知者，其盤纏從何而出？此時薪水之資不知若何枯據，兼以念子情切，望遠神驚，流離遷徙，觸處傷心，老年人怎生當得？小姪每一念及，寸心如割，休要說參罰小事，即逾限久了，罪應革職，亦所不辭，更何心遊玩山水，以負良友之托，為名教之罪人乎！」任公太息道：「直不愧古人，老夫失言極矣。我這裡粉司村有一岳王廟，籤筮極靈，百求百應，大小女這樣病危，獨有岳王籤說是打身不動，有先號後笑之喜。老姪該去一求，看文老夫人還是遠避外省，還是仍在吳江，便好尋訪了。」長卿心中正自茫然無主，聽任公說得靈驗，便道：「岳王自是忠武王了，姪平生所最敬愛之神。但不知這村莊離城多遠，此刻就去一求，明早起身可也。」任公笑道：「又是一個性急的，真不愧素臣之友。老姪遠來，尚未備一杯水酒略為洗塵，怎說明日就去的話？這粉司村離城約有十里，且用過早飯，打發人跟你前去便了。」說罷，任公出去料理公事，長卿自在書房等候早膳。

等了一會，不見飯來，向洪年道：「任老爺氣度丰采、人品學問件件俱好，只有這貪睡起遲、茶飯不時這兩件，卻是大毛病。你看，這時候還不拿出飯來。你可到廚房下去催一催。」洪年笑道：「老爺心急，故覺得這飯遲了，這時候原不到早飯時候。今早天未大明，任老爺就出來接見醫生，怎還說他貪睡？老爺在飯店裡也常是四五更天起來，守那天明。本等老爺起得太早，任老爺卻並未起遲。老奴昨晚要尋一茅房出恭，再尋不著，還央了人領去。知道他廚房在什麼所在？又是客邊初到，怎好去催粥催飯呢？」這幾句說得長卿頓口無言，只得耐心等待。不一會擺上酒飯，好好同任公吃了。任公撥四名衙役、一乘大轎，向城隍廟中借一頂黃傘，送長卿到粉司村來。才得出城，風勢便大，走下一二里路，這風越發得急了，又是西北風，把幾個轎夫吹得透骨生寒，腳步踉蹌，再走不上。暗忖：虧沒帶洪年來，他老年人如何受得這十里路？直走到未牌才到，因無日色，卻也不知早晚。廟在村盡頭一座山窪裡，殿宇輝煌，儀從整肅，又是望日，燒香點燭問筮求籤，頗覺熱鬧。長卿進去拈香，竭誠禱告，求出一籤，廟祝捧上簽單，只見上寫著：

遍歷天涯也不難，只須涉水與登山。

孫康何事功名早，黃卷曾經映雪看。

長卿顛倒推詳，一時難解，因又繳了一簽，是：

往日求謀遠未通，今時不與舊時同。

一朝騰起桃花浪，人是神仙馬是龍。

長卿暗忖：這籤似乎尋訪得著，但在吳江、在豐城、在別州縣，俱沒分曉。欲再求，怕褻瀆神；不求，又糊突突的委決不下。沉吟一會，忽然失笑道：「天道遠，人道邇。我只盡心尋訪罷了，怎以籤筮為實事起來？」因轉身便欲上轎，被廟祝苦留用茶，只得走入一間客座，只見庭中飄飄口口如鵝毛如柳絮亂紛紛的下起雪來。長卿觸著籤詩上「雪」字，卻沒處著想。吃完了一杯茶，那雪已下有一二寸厚，廟祝已搬出糕點。長卿疾忙上轎，風狂雪大，路滑天昏，走了多時不上半里來路，轎夫只顧打跌，那撐傘的更是難當，雖已折疊下來，卻因風力忒猛，把持不定，寸步難行，大家稱冤叫苦的道：「出門時因是好天，都穿著鞋襪，沒準備麻鞋草搭，如何走得這滑路？雪又直卷，風又直卷，天又漸漸的黑下來，是再趕不進城的了，不如到桃花港晏公廟裡住，過了夜明日再走罷。」長卿聽說「桃花港」三字，心裡觸著籤詩，又見人役苦難之狀，自己身上亦覺寒冷不過，急思就暖，因答道：「你們既走不動，有近處可歇，只得暫且住下，明日早行罷了。」眾人聽得，如逢恩赦一般，歡天喜地，打起號子，狠命的走，不一會就到了。

長卿出轎，看那匾額上大書「晏公廟」三字，走進廟中，見神像邊設一朱紅牌位，上面飛著九個大金字，是「敕封平浪侯晏公神位」。長卿又觸著籤詩，暗忖：這也奇怪，怎恰又嵌著這「浪」字？因向神前行了一禮，問那廟祝道：「這港內有多少人家，你都熟識麼？可有新搬來住的人？」廟祝道：「這港內有三四十家人家，約有二百餘丁，都是本廟護法。村中若大若小、是男是女，廟祝無不認識，卻都是土著，並沒新來的人。這裡偏樸實，沒有歹人，牌甲嚴密，面生可疑之人一概俱不容留的。」長卿惘然如有所失。廟祝請到裡面三間板房內生出一大盆炭火，滾出一壺熱酒，又是四個碟子：一碟醬姜，一碟臘肉，一碟鹹菜，一碟蝦米。說是天氣寒冷，請老爺向一向火，喝一杯熱酒下去衝一衝寒氣。長卿道：「這卻生受你了。」靠著火盆，連飲了五七杯酒，吃了幾撕醬姜，登時渾身和暖，把寒氣趕去。不一會擺上飯來，是雞肉豆腐四色，收拾得甚是精潔，又是一大壺好酒。用過飯，就請洗澡。洗畢安寢，被褥甚厚，亦且華整，長卿暗忖：這道士手中頗有，所以這些人役要到此住宿，他雖為著官府才肯破鈔，我卻實受其惠，不可不有以償之。復細想：那籤詩第一首「雪」字，第二首「桃花浪」三字，都已靈應，就該有些消息，據廟祝說來，又全無影響，難道這籤就只應這幾個字麼？一會子又轉過念頭道：適才問他，原只問這港內一村，莫非附近村莊還可蹤跡？且彼恐官府查甚案件，故說得於淨，或有新搬來的亦未可知。一會又想道：一飲一啄，莫非前定，該在雪中跋涉一番，在此廟中住宿一宵，亦有定數，這籤多分是只應這幾個字了。況文伯母若來，必是先來看未家小姐，就該住在城中，豈有另居野外荒村之理？昨日未能來說並未來此，我怎還作此癡想。長卿正在勞心，忽聽得窗外有人喊說那裡火起，猛吃一驚，連忙披衣束褲，跨下床來。正是：

瘦骨乍離冰雪窖，驚魂旋入燄摩天。

總評：

讀十九回素臣一聞長階之病，即時告別，立刻進京，致任公迫送不及，可謂殺風景矣。而不知謝醫之酒即為議婚之計。讀至此回而追思前回，其採風景為尤甚。文章有合前後文讀之其義始盡者，此類是也，切勿以輕心掉之。

長卿慨然謂湘靈之病可以勿藥而愈，此如國手憑空下子，令人茫然不解其故。及至逐細剖說，乃覺確鑿可信，如國手次第布子，著著照應。《國策》最多此法，亦驚亦靈。

任公聞長卿之言大喜，而飛跑進房，則必脫口述於湘靈矣，乃復作如許跌頓，若與前情矛盾者，何耶？聽長卿之言如寫任夫人之喜，至欲請長卿進問討要粥湯，連聲「有有」並至呼天、其寫喜處有聲有色、竭致盡情，才是繪月繪風神手。

未能不云沒到未家而雲沒到豐城，此一病也；以先老爺在日沒來支吾，二病也；老爺莫聽人傳述，三病也；一切門生故舊都不來往，四病也；只求老爺細訪，五病也。中心疑者，其辭支吾；如不情虛，一言可了，何必牽扯枝葉。若此而未開口時，先呆了一呆，此尤病之大者也。作者復特下「未能被這話兜頭一蓋」九字，然則其言尚可信乎？不可信乎？「鴛鴦繡出從君看，不把金針度與人」。此書處處度金針與人，正欲學者共繡鴛鴦耳。